

第十四回 韋勇達拜認母子 熊友鶴尋訪仙師

卻說尹氏自思：這大王如此美麗端厚，乃大貴之相，我女匹配，可謂得人。小姐見母沉吟，恐有許親之意，乃扯母親到旁邊低聲曰：「女兒斷不配綠林。」尹氏曰：「我看此人必是官家子弟，有此才貌，後必大貴，且又年紀相似，正當配親，又好招軍，日後請旨征剿番寇，救父回朝，亦是好處。」皇甫長華著急曰：「母親怎不知女兒心腸，女兒寧死決不嫁與響馬！」大王見小姐面有不悅之意，乃微笑對小姐曰：「俺愛小姐姿容，確令人難捨，但我亦是官家子弟，容貌亦不醜陋，匹配小姐，也不甚玷辱，小姐何必推蒙？」長華曰：「若是家母主意，就是肩挑背負，奴亦不嫌。爾雖官家子弟，奈落於綠林之中，名聲不美，奴家願死，斷不受辱。」大王曰：「我不過暫屈此山，待人馬壯足，便要受朝廷招安。小姐休要錯認我為強徒。」遂對尹氏曰：「願夫人同小姐到後堂請坐，少停再作商議。」即令二名老成的頭目引夫人等到後寨，備好香茶伺候，不許怠慢。大王著嘍囉速備花燭，宰羊殺豬，搞賞合山嘍囉，盡飲一醉。嘍囉大喜，合山百餘人忙亂，花燭伺候，殺牛宰羊。

尹氏母女同進後寨坐下，頭目送上香茶相請。小姐執意不嫁綠林，夫人勸其順從，後有好處。正言間，大王已走進來，尹氏母女俱站起身來，各立一邊。大王暗向那兩個頭目丟一個眼色，把手向前一揮，兩頭目會意，即便起身退出，將門掩上而去。大王笑嘻嘻的向小姐深深作了一揖曰：「多蒙岳母不棄，我與小姐結親，正是郎才女貌，共效于飛，美妙無窮。」羞得小姐滿面通紅，低頭不語，見大王如此，只道是少年慕色，自己不好意思，遂退下兩步，向外而立。韋勇達見桌上有茶，即取一大杯，用袖口拭乾，滿滿斟了一杯茶，伸出一雙潔白垂手握著，笑嘻嘻的向小姐曰：「我無物可敬，小姐領著這一杯茶，方見小姐有情。」小姐哪裡肯接茶杯，步步倒退旁邊。韋勇達只是滿面堆笑要敬，只管挨上前來。小姐已退到壁間，無處退步，老羞變怒，伸出玉手，做個罵勢曰：「奴家心如鐵石，難以動搖。爾若再上來，不是爾死，便是我亡！」說罷，蛾眉直豎，杏眼圓睜，已是變怒。韋勇達忙退回，把茶杯放在桌上，向小姐低聲曰：「小姐不須驚慌，奴家亦是女流，與你說笑，何必認真。」那時夫人見小姐變臉，恐怕相鬥，正待向前勸阻，忽聞此言，倒吃了一驚；向前問曰：「爾明是男子，怎說是女流？」韋勇達即退出關門，方進內，正坐在交椅上，把左足的靴脫下，又脫下絞襪，對面俱是白綢，扯下約有丈餘，方露出一隻紅絳繡金線三寸餘平底女靴，正是金蓮，細小可愛。尹氏母女見了，驚喜不止，忙問曰：「你是誰家女子？敢在綠林安身，真是好膽量。」韋勇達穿好靴襪，方請夫人上坐，自己與小姐見禮，兩旁坐下，曰：「奴乃令先尊的帳前鋒衛煥之女，名喚衛勇娥，並無兄弟姊妹，家父遂叫我武。後因後母不賢，與我不睦，家父係一武榜舉人，欲出仕外方，將我寄養叔父衛振祖家中。近因家君與尊父元帥被妖道邪術所擒，朝廷發惱，捉拿元帥家屬，因有家父同牛在京，密報我家眷逃走。家叔懦弱，恐要捉家眷累其滿門，不敢相留。奴想家父定不降番，不是地方官妄奏，定是奸臣陷害，特打扮男裝，欲往登州一探父親信息。老僕尤慎，負行李先到此，被賊首韓虎殺死。奴見屍骸，一時大怒，力戰韓虎二十餘合，殺死韓虎。嘍囉因山上無主，又見我英勇，懇求我為山寨之主，奴因此住在此安身，招募人馬。日後番奴必更加兇惡，朝廷無計可施，那時我人馬齊足，奏明願領兵征番贖罪，救回父親，以全忠孝。奴本姓衛，故棄行字，只稱姓韋，娥字於女流相近，故改名勇達。奴與夫人、小姐正是同病相憐，今可同奴在此安身，待時而動，好去征番。」尹氏驚喜欲狂，連聲稱贊曰：「不料小姐有此膽量，孤身女子，敢在虎穴之中安身，真正可敬！」韋勇達曰：「此亦情出無奈，望夫人休要洩漏。但夫人怎麼不知風逃走，致被欽差所捉。」尹氏亦將尹上卿密書通知，兒子少華逃走，自己情願死節，女兒願死孝等情說明。韋勇達曰：「難得夫人、小姐節孝，今可住此，待奴招集人馬好漢，一同征番，以救骨肉至親。」尹氏曰：「住此固好，但外人只道你是男子漢，我母女在此，穢名難當，奈何？」韋勇達曰：「奴自有計。」尹氏曰：「未知賢姪女計將安出？」勇達曰：「可如此如此，就不涉嫌疑了。」尹氏曰：「難得賢姪女妙算。」小姐笑向韋勇達曰：「姊既女流，方才何故言語相挑，使奴一時六神無主，令人膽寒。」韋勇達曰：「奴亦因間明小姐來歷，自思吾乃偏將之女，小姐剛直節烈，身入虎穴，毫無懼怯，可敬可敬。」

且說外面花燭合筵席完備多時，只見大王並不出來。有兒個嘍囉私議曰：「大王果然情熱，不及待拜花燭，便去成親。」又有兩個笑曰：「郎才女貌，無怪情熱，但我等當稟明為是。」即到後寨門稟曰：「啟大王，花燭酒席完備，請大王拜堂。」韋勇達曰：「少停便來。」即開門來到聚義廳坐下，吩咐擂鼓升堂。頃刻間，大小頭目嘍囉齊見禮畢，分次序站立兩旁。韋勇達令老成頭目往後寨恭請尹夫人、小姐前來。不多時，頭目其曰：「夫人小姐已到。」韋勇達起身迎接，親扶夫人坐在上面，又與小姐分賓主坐下，向各人曰：「我見皇甫元帥的小姐姿容，欲求為婚。難得小姐貞潔，矢志不從。我等同是官家子弟，同病相憐，我故留其在此，招集人馬，請旨征番，報答國家。然小姐年庚與我只少一歲，若不當天立誓，拜認夫人為母，小姐為妹，終息嫌疑，眾人等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齊聲稱羨曰：「難得大王仗義，真是古今罕有。」內中有幾個嘍囉暗笑，好不知趣，一個美貌妻不要，卻願做大舅，真是癡呆。韋勇達就叫嘍囉速備香案。嘍囉領命，立刻當天排下香案，夫人、小姐謙恭曰：「我母女有何德能，敢蒙大王如此隆重，難以消受。」韋勇達曰：「若不如此，何以表白名節？母親休得推蒙。」即對小姐曰：「賢妹請來結拜。」小姐同韋勇達來到香案前，各自拈香，立千斤重誓，結為兄妹，拜了八拜；然後行了兄妹禮，二齊上堂，拜見夫人，稱為母子。即令把豬羊美酒，賜了合寨頭目。嘍囉散去，又令賞單洪黃金十兩。單洪只得領下，心中暗恨，命中不該得美妻，故遇此頭領，願做大舅。當下令備酒席，在聚義廳上，母子兄妹暢飲，眾嘍囉亦自招朋結類痛飲，直至黃昏席散。韋勇達送夫人小姐往後寨安身，令錦箋、瑤琴二婢奉侍，自己在前寨安歇，有事方請相議，禮義甚明。韋勇達留心訪收英雄，不劫小本經紀廣滅，那時乘得勝之師，一鼓征伐吹臺山，何難剿滅產成宗曰：「二相言之有理，俟平定番寇，乘勢剿滅吹臺山。但韋勇達必是皇甫敬親黨，著工部官畫皇甫少華形圖，頒行天下，不論府州縣都市鎮，捉得皇甫少華獻官，賞黃金百兩，知情出首者，賞黃金一百兩；倘有收留本犯，知情不報，事後發覺，一並同罪。」又賞刑部官並被殺校尉軍親人銀兩，隨後退朝。工部官問明校尉軍，知得皇甫少華龍眉秀眼，即畫圖形，頒行天下，捉拿皇甫少華，真是嚴緊。只尹上卿卻暗恨姊姊無主意，住在山寨，男女混雜，受了穢名，又累得外甥聲名更大，難以出頭。唯有劉捷暗喜，皇甫少華雖遇大赦，卻亦不赦，不表。

且說皇甫少華住在熊浩家中，足步從不出門。熊浩乃富貴之家，閒暇無事，日日與他比武、比箭、擲擲、飲酒、下棋、談論兵法。少華心慮母姊天牽受苦，父親不知生死，且又辜負孟氏、劉氏二妻，以致面無笑容。過了殘年，又是新春，熊浩生日，酒肉齊備。

早是元宵，是晚熊浩與少華在書房飲酒，慶賀元宵。飲至二更，熊浩曰：「我想番國妖道，專用邪術，此乃英雄無用武之地，朝廷雖有大隊官軍征剿，終是無益。日後番寇必更加猖狂，我與你乃一勇之夫，亦難取勝。我想如今番寇尚未強悍，你與我同往名山，拜個異人，學習武藝道法。日後侯朝廷著急，你我一同請旨征番，先破妖道邪術，其餘番軍易破。那時救了伯父回朝，又可受封顯爵，豈不是好。」皇甫少華曰：「哥哥說得有理，但異人雲裡來霧裡去，哪裡去尋異人傳授異法。」熊浩曰：「我聞得本省武昌省城南門外，離城將有二百里路光景，卻有一座名山，名喚黃鶴山，山中有一位道人，號黃鶴仙翁，道行清高，在那裡修道。屢有人前往拜問吉凶，亦有前去學道。若是度誠有緣者，他即令人引路，上山相會，所言禍福，無不應驗。倘不虔誠，或是無緣，一到那裡找尋，唯有一片荒郊草地，終年尋訪，莫道難見仙翁，連那座山亦無蹤跡。我同你皮誠前往，或得相會，亦未可知。」少華大喜曰：「既有此人，當往尋訪，但仁兄乃富家，許多產業，數十萬家資無人掌管，況嫂嫂年輕，且又懷孕，怎肯放哥哥前往訪仙？哥哥斷難同往。」熊浩曰：「不然，我家管理帳目，各家人俱皆妥當。我若出門，家務銀錢可交與老僕呂忠掌管。還有岳父徐仰善，年雖五旬餘，尚自壯健，賬務極精，家資辦有數萬，更有子孫料理家裡事，岳父閒暇無事，他離此不過二三里路，數日到我家巡視一次，自可無事。若說拙荆，才雖中等，卻深明大義，若說此事，他必不戀恩愛，勸我訪道。至分娩之事，自有岳母女婢照應，我雖在此，亦不曉得生產事情，放心前往。」皇甫少華曰：「到底要與嫂嫂議妥方可。」熊浩稱是，遂入內見徐氏，坐下曰：「我有一要務與賢妻相商，不知你意若何？」徐氏曰：「相公要事，只管說。」熊浩便說：「番寇猖狂，我欲同義弟呂陵往仙山訪仙學法，日後好得征番立功，封妻蔭子。呂陵恐賢妻不從，特來相商。」徐氏曰：「若論夫妻情份，本難分手日久，此乃證事，要怎敢阻當。但妾懷孕在身，日後生產無人照顧，家事未知囑托何人？」熊浩曰：「娘子臨盆，可請岳父母前來照顧；家事可托呂忠執掌，再煩岳父不時到來查點，便可停當。」徐氏曰：「既如此，辦當見妻父母說明方好。」熊浩曰：「少不得請岳父母前來相議停當，方好起程。」即出廳令家人押兩乘轎去請岳父母前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